

青年 近卫军

第二部

〔苏联〕法捷耶夫著



青年 近卫军

第二卷

（总编）沈雁冰先生



青年近卫军

第二部

〔苏联〕法捷耶夫著

水夫译

人民文学出版社

一九九四年·北京



第三十六章

“我，奥列格·柯舍沃伊，在加入‘青年近卫军’队伍的时候，对着我的战友，对着祖国灾难深重的土地，对着全体人民，庄严宣誓：绝对执行组织的任何任务；对于有关我在‘青年近卫军’的一切工作严守秘密。我发誓要毫不留情地为被焚毁、被破坏的城市和乡村，为我们人民所流的鲜血，为矿工英雄的死难复仇。如果为了复仇而需要我的生命，我一定毫不犹豫地献出它。如果我因为禁不住拷打或是由于胆怯而破坏这神圣的誓言，那就让我的名字和我的亲人遗臭万年，让我本人受到同志们的严峻的手的惩罚。以血还血，以命抵命！”

“我，邬丽亚娜·葛洛莫娃，在加入‘青年近卫军’队伍的时候，对着我的战友，对着祖国灾难深重的土地，对着全体人民，庄严宣誓……”

“我，伊凡·杜尔根尼奇，在加入‘青年近卫军’队伍的时候，对着我的战友，对着祖国灾难深重的土地，对着全体人民，庄严宣誓……”

“我，伊凡·捷姆奴霍夫，庄严宣誓……”

“我，谢尔盖·邱列宁，庄严宣誓……”

“我，刘波芙·谢夫卓娃，庄严宣誓……”

“……”

这个谢尔格·列瓦肖夫，上回他第一次来找她，敲她的窗，她跑出去迎接他，后来他们一直谈到天亮，那时候，他大概完全不了解她，——谁知道他想到什么地方去了！

不管怎样，她这次出门，还没有走，就遇到谢尔格·列瓦肖夫这第一个难题。他们是老同学，当然，刘勃卡不能不跟他打个招呼就走。安德烈叔叔没有被捕的时候，谢尔格就遵照他的劝告进了办事处的车库当卡车司机。刘勃卡派了街上的一个顽童去找他，——顽童们跟刘勃卡关系都很好，因为她的性格跟他们差不多。

谢尔格一下班就来，可是时间已经很晚了。他就穿着他从斯大林诺回来时穿的那身工作服，——在德国人统治下连矿工都不发工作服。他身上非常脏，精神疲倦，脸色阴沉。

追根究底地问她到哪里去、去干什么——这种事他是不会做的，但是，显然他脑子里整个晚上都在琢磨这件事，他那叫人难受的沉默把刘勃卡惹火了。到末了她忍不住跟他大发了一通脾气。她是他的什么人——是妻子，还是情人？现在，生活中还有这么多的事等着她去做，她根本顾不上去谈情说爱。他到底有什么名分来折磨她？他们不过是同学，她并没有义务向他解释，她是到她需要去的地方料理家务去的。

她仍旧看得出，他并不十分相信她要去办的事，他无非是在吃醋，这使她感到几分满足。

她需要好好地睡一觉，可是他老赖着不走。他的脾气犟

得要命，他会坐上一夜不走，最后刘勃卡还是把他撵走了。但是如果在她离开的期间他一直这样闷闷不乐，她还是觉得于心不忍，所以她送他到院子里，在大门口挽住他的胳膊，紧挨着他站了一会儿才跑回屋子，马上脱掉衣服，钻到母亲的床上。

当然，说服妈妈也很伤脑筋。刘勃卡知道，面对着生活的厄运束手无策的妈妈，孤零零地留下来是多么难受，不过妈妈非常老实，所以刘勃卡就紧偎着妈妈，对她编了一大套使她不会怀疑的话，后来就在母亲床上睡着了。

天蒙蒙亮，刘勃卡就醒了，她一面哼唱着一面收拾行装，准备上路。她舍不得把好衣服弄坏，决定穿家常的衣服，但是仍然要尽量穿得鲜艳一些，可以惹人注目。至于她那件最漂亮的天蓝色真绉纱的连衣裙、天蓝色的鞋子、钉着花边的内衣和丝袜，她都放在小手提箱里。起先她只穿贴身衬衫和短裤，对着两面勉强可以照得见整个头部的普通小镜子卷头发，嘴里哼唱着，把头转来转去地搞了将近两个小时。由于站得太累，她把重心轮换放在两只奶油色的、结实的、小小的脚趾也很结实的光脚上。然后她套上束腰带，用小手擦擦粉红色的脚底，穿上肉色麻纱袜和奶黄色皮鞋，把那件薄薄的，继续作声的，印着豌豆、樱桃、还有天晓得是什么花花绿绿的玩意的连衣裙朝身上一套。这时她还是不停地哼唱，但是一边穿衣服一边已经在嚼什么东西了。

她感到轻微的激动，这不仅没有使她胆怯，反而给她壮胆。归根到底，她真是幸福，因为她可以行动的时刻终于来到了，她可以不必再白白耗费自己的精力了。

两三天前的一个早上，一辆不大的、有着长方形车厢的绿色汽车，就是从伏罗希洛夫格勒运食物给德国行政机关的官员们的那种货车，在谢夫卓夫家的小房子旁边停下。开车的宪兵对坐在他身旁的带自动枪的兵士说了一句什么，就跳下车来，走进屋子。刘勃卡迎着他走出来，他已经进了餐室，在东张西望。他迅速地朝刘勃卡瞥了一眼。他还没有开口，她已经根据他脸部某些难以捉摸的线条和举止，看出他是俄罗斯人。果然，他说的是地道的俄语：

“汽车要加水，您这儿有没有水？”

一个俄罗斯人，而且还穿着德国宪兵制服，——他也不打听打听，他是跑到谁家来了！

“滚你的蛋！懂吗？”刘勃卡圆睁着蓝眼睛，泰然地直瞪着他，说。

她根本连想也没有想，冲口就对这个穿军服的俄罗斯人说出了这句话。要是他胆敢碰她一下，她就会哇哇叫着奔到街上，惊动整条街上的人，大喊大嚷着说她让那个兵士到峡谷里去取水，他因此就要打她。但是这个奇怪的开车的宪兵一动也没有动，他只冷笑了一声，说：

“您做事太莽撞。这对您没有好处……”他迅速地张望了一下，看看他们背后有没有人，就急急地说：“瓦尔瓦拉·纳乌莫夫娜叫我捎个口信，她非常想念您……”

刘勃卡的脸色苍白了，不由地朝他挪动了一下。但是他把细长的黑手指放到嘴唇边，阻止她发问。

他跟着刘勃卡走到门道里。她双手提着满满的一桶水，探索地窥视着司机的眼色。但是他对她望也不望，接过水桶

就向汽车走去。

刘勃卡故意不跟着他，而是从门缝里观察：她希望等他送还水桶的时候能向他打听点消息。哪知那个司机把水灌进散热器之后，就把水桶朝庭园里一扔，很快地坐进车子，砰地一声关上车门，车子就开动了。

这样一来，刘勃卡就得到伏罗希洛夫格勒去一趟。当然，她现在受“青年近卫军”的纪律的约束，不能不通知奥列格一声就走掉。不错，她以前也曾向他暗示过，说她在伏罗希洛夫格勒认识一些人，可能有用。现在她对他说，碰巧有个适当的机会可以去看看。但是奥列格没有马上允许她，请她稍等一下。

使她感到惊奇的是：在他们谈话之后总共只过了一两个小时，妮娜·伊凡卓娃就来到刘勃卡家，告诉她同意她去，而且还说：

“到了那边，你把我们的人死难的经过、他们的姓名以及他们在公园里被活埋的情形，统统告诉他们。你再说，尽管这样，工作还是大有开展，这是上级同志请你这样转告的。关于‘青年近卫军’，你也告诉他们。”

刘勃卡忍不住了，问道：

“卡苏克怎么知道，到了那边可以谈这一切的呢？”

妮娜在斯大林诺做地下工作时就养成小心翼翼的习惯。所以她只耸了耸肩，但是继而一想，刘勃卡也的确可能不敢把交待她说的话对那边讲，于是她就用平淡的声调说：

“大概上级同志知道你去找谁。”

刘勃卡甚至觉得奇怪，这么简单的理由她怎么会没有

想到。

刘勃卡象其他参加“青年近卫军”的人一样（沃洛佳除外），既不知道，也不想去打听奥列格跟克拉斯诺顿的成年地下工作者里的什么人有什么联系。但是刘季柯夫却很清楚，刘勃卡被留在克拉斯诺顿是为了什么目的，她跟伏罗希洛夫格勒那边的什么人有什么联系。

是一个寒冷的日子，乌云低低地在草原上空奔驰。刘勃卡一手提着小手提箱，另一只胳膊上搭着一件薄大衣，站在开阔的伏罗希洛夫格勒公路上。冷风吹拂着她的色彩鲜艳的连衣裙，吹得她两颊通红，但是她并不觉得冷。

公路上常有卡车吼叫着在她身旁疾驶而过，车上的德国兵和上等兵嘻嘻哈哈地硬请她上去，有时还对她做下流的手势，但是她鄙视地眯起眼睛，不去理睬他们。后来她看见有一辆车身低而长的浅色小汽车向她驶近，司机旁边坐着一个德国军官，她就随随便便地举起了手。

军官迅速地朝后座转过身去，显露出背部褪色的制服，大概，有上级坐在那里。汽车发出煞车的吱吱声，停了下来。

“Setzen Sie sich! Schneller! ①”军官把车门打开一点，嘴角微露笑意，对刘勃卡说。他又砰的一声关上车门，伸过手去打开后座的车门。

刘勃卡低下头，拿着小手提箱和大衣，轻快而麻利地上了车，车门在她身后砰的一声关上了。

① 德语：请坐！快些！——原注。

汽车猛地开动，迎风发出啸声。

刘勃卡旁边坐着一个干瘦而结实的上校，他的灰黄的脸刮得精光，厚嘴唇耷拉着，头上戴着褪色的高顶军帽。德国上校和刘勃卡带着两种形式完全相反的傲慢互相对视着，——上校是因为他有权力，刘勃卡是因为她毕竟非常心慌。坐在前面的青年军官也转过脸来望着刘勃卡。

“Wohin befehlen Sie zu fahren?①”脸刮得很光的上校带着布西门人②的笑容问道。

“我一点儿也不懂！”刘勃卡曼声说道，“请您说俄语，不然就别开口。”

“到哪儿去，到哪儿去……”上校把一只手不明确地朝远方挥了一下，用俄语说道。

“谢天谢地，老母鸡咕咕叫了。”刘勃卡说，“伏罗希洛夫格勒，还是叫鲁干斯克……‘费尔什推埃’？哦，对了！”

她一开了口，她的恐惧就消失了，她马上恢复了那种潇洒自然的态度，这种态度可以使任何一个人，包括这个德国上校在内，把刘勃卡所说和所做的一切都当作是理所当然的事。

“请问，现在几点钟？……表，表，真是个笨蛋！”刘勃卡说，一面用手指敲敲自己的手腕。

上校把他的长胳膊伸直，让衣袖往上缩些，然后机械地弯过胳膊，把戴在皮包骨头的、长着稀疏的烟灰色汗毛的胳膊上的方手表送到刘勃卡面前。

① 德语：您要我们把您送到哪儿去？——原注。

② 布西门人是南非的一个部族。——译者注。

归根到底，只要愿意，总是可以相互了解的，并不一定要语言相通。

她是个什么样的人？她是演员。不，她不在剧院里演戏，她是歌唱和跳舞的。当然，在伏罗希洛夫格勒她有好多可以下榻的地方，好多有地位的人都认识她，因为，她是一位著名实业家的女儿。这位实业家在哥尔洛夫卡拥有许多矿井。可恨苏维埃政权剥夺了他的一切，后来这个不幸的人死在西伯利亚，撇下了妻子和四个孩子——都是姑娘，都长得非常漂亮。是的，她是最小的。不，她不能接受他的殷勤招待，因为这会损害她的名誉，而她绝不是那种人。她的地址吗？她是绝对肯给的，但是她还没决定究竟住在哪里。如果上校准许，她就跟他的中尉讲定他们怎样可以找到对方。

“好象您比我更有希望，鲁道尔夫！”

“如果是这样的话，我一定为您尽力，Herr Oberst！”

离前线远不远？前线的情况好得很，这样漂亮的姑娘尽可以不必为它操心。反正，她可以高枕无忧。斯大林格勒指日可下。我们已经向高加索突进，——这能使她满意吗？……在顿河上游，战线并不怎么远，是谁告诉她的？……哦，是这些德国军官！可见，喜欢这样随便乱讲的并不止他一个。……据说，所有漂亮的俄国姑娘都是间谍。这是不是真的？……不错，情况所以如此，是因为在这一段战线上的是匈牙利人，当然，他们比这些臭气熏人的罗马尼亚人和意大利佬要好些，不过他们这批家伙都靠不住。……战线长得要命，斯大林格勒消耗大量的人力。要把这一切东西供应给前线，您倒来试试看！我可以在手纹上给您说明，——把您的小手掌

给我。……这条粗线是通斯大林格勒的，这条断断续续的是通莫兹多克，——您的性格非常善变！……现在您把这个放大一百万倍，您就会明白，德国军队的军需官非要有钢铁般的神经不行。不，她不应该认为，他只会给当兵的采办军裤，他也有漂亮姑娘们用的一些漂亮的小玩意，比方脚上穿的，比方这里用的，——她明白他指的是什么吧？也许，她不会拒绝巧克力吧？尘土这么大，喝口酒总不妨事吧！……一个姑娘不喝酒，这是非常自然的，但是——这是法国酒啊！鲁道尔夫，停车……

他们停在离一个分布在公路两边的哥萨克大村庄二百来公尺的地方，下了车。这里有一条尘土飞扬的斜坡路通到山沟边上的村道，山沟下面长满柳树，风吹不到的斜坡上覆满已经枯萎的草。中尉让司机把车开到通山沟的村道上。风吹起了刘勃卡的衣服，她就双手按着衣服跟着汽车在军官们前面跑，鞋子不断陷在被踩碎的干土里，鞋子里立刻就灌满了沙土。

刘勃卡几乎没有看到过中尉的脸，她一直只看到他的褪色的制服的后背。现在中尉跟开车的兵士从汽车里拿出一只软皮箱和一只淡黄色的、编得极细的、沉甸甸的篮子。

他们在山沟斜坡上背风一面的密密的枯草上坐下。不管他们好劝歹劝，刘勃卡总不肯喝酒。但是这里的台布上摆了这么多美味可口的东西，要是拒绝不吃才傻呢，何况她是个演员，一个实业家的女儿，于是她就放量吃了。

她非常讨厌鞋子里的沙土，她索性脱下奶黄色的皮鞋，抖掉沙土，再用小手掌擦擦穿着麻纱袜的小脚底，坐着的时候就

这样光穿袜子，让脚透透气，——她就这样解除了一个实业家的女儿会不会这样做法的那种内心的疑虑。大概，这做得很对，至少这两个德国军官是把这看做理所当然的事。

她还是很想知道，在最接近克拉斯诺顿和穿过罗斯托夫州北部的那一段战线上的师团多不多，——她已经听那些在她家过宿的德国军官们说过，罗斯托夫州的一部分还在我们手里。她老是表示担心，战线会在这个地方被突破，害得她又要受布尔什维克的奴役，这种担心使这个比较感情用事而不大实事求是的上校大为不满。

到后来，这种对德国军队不信任的态度把上校惹恼了，于是他就——verdammt noch mal! ——满足了她的好奇心。

正当他们在这儿吃点心的时候，从村庄那边的公路上传来了愈来愈响的杂乱的脚步声。起初他们没有去理会它，但是它从老远的地方传过来，愈来愈响，充塞着周围的整个空间，仿佛有一个长得没有尽头的队伍在行进，甚至从这里山沟斜坡上也可以看到公路上漫天的尘土被风吹往一边和吹向高处。传来了个别的人声和叫喊声。男的——粗声粗气；女的——哀怨凄婉，好象在恸哭亡人。

德国上校、中尉，还有刘勃卡，都站了起来，从山沟里探头张望。一大队由罗马尼亚官兵押着的苏军俘虏，不断从村庄那边沿着公路走出来。许多老老少少的哥萨克妇女跟在队伍旁边奔跑，叫喊，哭泣，她们有时冲过罗马尼亚兵士的警戒线走近队伍，把面包片、西红柿、鸡蛋，或是整个大面包甚至小包裹投到那些从队伍里向她们伸出来的乌黑、干瘦的手里。

战俘们穿的是撕破的、变成黑色的、沾满尘土的军裤和军便服，衣不蔽体。大多数是赤着脚或是穿着破烂不堪的鞋子，有的穿着破破烂烂的树皮鞋。他们的胡子长得老长，骨瘦如柴，穿的衣服好象是披在骷髅上。他们向那些在队伍旁边奔跑、叫喊、被兵士们用拳头和枪托驱赶着的妇女投去明朗的微笑，在这些脸上看到这样的微笑真是可怕。

刘勃卡从山沟里探出头来瞥了一下，一刹那间她已经只穿着袜子顺着干燥的细土路跑上公路，冲进了队伍。她都不记得，她是在什么时候和怎样从台布上抓起雪白的小面包和其他的吃食。她把小面包和一块块食物塞到向她伸过来的又脏又黑的手里。一个罗马尼亚司务长打算抓住她，她就东躲西闪；他的拳头雨点似的落在她身上，可是她低着头，不住用两只臂肘左右招架，嘴里喊着：

“你打吧，打吧，狗腿子！只是别打脑袋！”

一双有力的手把她从队伍里拉出来。她不知怎样到了公路旁边，看见德国中尉正在使劲挥手打那个罗马尼亚司务长的耳光。上校在大发雷霆，样子象一只呲着牙的身子细长而筋肉强壮的狗。他面前直挺挺地站着一个穿浅绿色制服的罗马尼亚占领军的军官，用古罗马语不连贯地、嘟嘟囔囔地说着什么。

但是等奶黄色皮鞋重又穿到她的脚上，德国军官的汽车载着她驶向伏罗希洛夫格勒的时候，她已经完全平静下来。最奇怪的是，德国人竟然把刘勃卡的这番举动也当做是合情合理的事。

他们畅行无阻地通过德军检查站，开进了城。